



山溪(国画) 武艺温

随笔

给人留面子

陈鲁民

有些身居高位者颐指气使,飞扬跋扈,对下属非打即骂,不给下属留面子,看似很爽,其实是很危险的事,为这事倒霉甚至掉脑袋的人可不少。

公元前682年夏天,被俘的宋国大将南宫万回国。宋湣公与南宫万出猎时屡屡戏弄他,两人下棋,湣公讽刺他说:“最初我很敬重你,今天,你只不过是鲁国的一个俘虏。”南宫万连负几盘,湣公更得意了,说:“因乃常败之家,安敢复与寡人赌?”南宫万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。后来,他又请求出使东周王都,宋闵公笑曰:“宋国即无人,何至以囚卒使?”周围的宫人皆大笑。南宫万面颊发赤,羞变成怒,兼乘酒醉,一时性起,大骂曰:“无道昏君!汝知囚能杀人乎?”三拳两脚就把湣公打死了。

还是宋国,有一次与郑国交兵,宋国主将华元为鼓舞士气,杀羊犒劳士兵。他的车夫也端着碗去了,华元轻蔑地说,这是分给打仗的勇士的,哪有你的份?车夫又羞又臊又恨。到了战场,车夫心里说:分肉的事,你说了算,车往哪儿驾,我说了算。就直接把车赶进郑国军队,结果华元被俘虏,宋国大败。车夫不顾大局固然不对,华元高高在上,蔑视小人物,也是咎由自取,小人物会让你死得很惨。

张飞死得很冤,这我们都同情他,可细究他死的原因,也是没给下属留面子,结果自己反遭毒手。二哥关羽死了,张飞痛不欲生,要起兵报仇,先让全军戴孝,限帐下两员末将范疆、张达三日之内制白旗白甲。二将因条件所限,请求缓期,张飞大怒,当众责罚二人,每人鞭打五十下,并说如果违了期限,就杀你们两个人示众!二人恼羞成怒,夜里趁张飞酣睡将其杀害。可怜一员万夫不挡猛将竟死于小人之手。

潘岳的父亲曾经做过孙秀的上司,他为人苛严,常因小事责骂鞭打孙秀。后来,孙秀得势,当上宰相,潘岳在朝堂上遇见他,就拉着孙秀笑问道:“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?”(还记得当初吗)孙秀回答:“中心藏之,何日忘之!”潘岳于是自知不免。果然,没过多久,孙秀就罗织罪名说潘岳和石崇要和某王爷一起造反,于是他和石崇等人被诛灭三族。当爹的没有善待下级,留给儿孙杀身之祸,也是教训啊!

到了北宋,寇准为相,清正廉洁,精明强干,可就是缺人情味,待人接物过于严肃,不会变通,得罪人不少。有一回,大臣们在朝中宴会,寇准喝酒的时候,没注意汤汁沾在了胡

须上。部下丁谓赶紧过来替寇准擦,寇准毫不领情地说:“参政国之大臣,乃为长官拂须邪。”这句话把丁谓羞得满脸通红。从此丁谓记恨在心,把寇准当作仇人,一心要找机会报复,洗刷耻辱。后来,丁谓串通内侍诬告寇准阴谋拥立太子,把寇准贬出京城,出知相州,丁谓还觉得不甘心,再次诬陷寇准,把他贬为雷州司户参军。

还记得著名的绝缨会吧。公元前605年,楚庄王宴请群臣,宠姬许姬出来敬酒,突然,大风把大厅上的蜡烛都吹灭了,全场漆黑一片。有一官员因垂涎许姬的美色,加之趁着酒兴,摸了许姬一把。许姬大惊,奋力挣脱后,顺势扯下了那人帽子上的系纆。庄王知道后,对众人说道:“今天大家都喝得这么高兴,干脆把帽子都摘下来,喝个痛快。”庄王照样谈笑风生,始终没有追查那个冒犯宠姬的人。七年之后,楚庄王兴兵伐郑,副将唐狡自告奋勇带百余名士,以死相拼,立下大功。论功行赏时,唐狡辞谢说:“绝缨会上,扯许姬衣袖的正是下臣,蒙大王不杀之恩,所以今日舍身相报。”庄王听后感慨万千。

您瞧,给人留面子,宽以待人,自己并不损失什么,反而会赢得下属的感激之情,有时还会收到意外收获。

小说

裂缝

李培俊

那条裂缝冯然早在10天前就发现了,但她一直没发现,她要看看,那个同样躺在这张床上的樊颀啥时也会发现那条裂缝。

那条裂缝在主卧西南角屋顶上,有十几厘米长,细细的,像条缓缓爬动的蚯蚓,末尾处折个小弯,隐入两墙之间的夹角。

冯然是偶然中发现那条裂缝的。那天,丈夫樊颀没在家,到外市进行示范课交流。晚上没事,冯然和闺蜜小柔煲过电话粥,已是晚上10点,于是洗脸,于是刷牙,于是脱衣上床,于是,那条裂缝便进入了冯然的视线。冯然家住的顶楼,为买这套房子,小两口倾其所有,还背着30年的按揭。3000元的月供,像只不堪重负的包袱,压得两口子气都难以喘匀。冯然算过,等还完这笔房贷,她已是58岁的老太婆了。

晚上睡觉,冯然暗示樊颀,发现咱们家有什么变化吗?樊颀反问,变化?什么变化?冯然说,你仔细看看咱家卧室。樊颀遍扫各个角落,一脸迷茫,说,没有呀。冯然本来想说那条裂缝的,手抬来又放下。懒得说,没劲!

小柔邀冯然去家喝咖啡。小柔和冯然是大学同学,毕业当天便披上婚纱,拉进豪华酒店,和五大三粗的开发商走进了婚姻殿堂。她当然有钱,当然有时间玩小资。

小柔住在高档小区,独立别墅,绿草茵茵,卵石铺路,院子中央一株玫瑰,开得红火热烈。冯然的心便有些发酸,小柔是人,咱也是人,人家住的什么?咱又住的什么?人比人气死人。

见了冯然,小柔先笑了,说,你冯然可是大美女,怎么把自己打扮成这样?冯然问小柔,怎么了?小柔说,看看你那身衣服,早过气了。冯然的脸色不那么好看了,起身要走,被小柔一把按住。小柔说,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?冯然没好气地说,要笑我呗,气我呗。小柔说,错,专门打扮我们的大美女。走,去德基,昨天为你看好了一款裙子,特适合你。冯然说,再适合也不行,正供房呢。小柔说,不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。当初怎么说你来着?男怕选错行,女怕嫁错郎。冯然苦笑说,嫁都嫁了,再说这个有意思吗?

分手的时候,冯然说起屋顶裂缝的事,冯然说,要说,小事一桩,不影响吃喝,也不影响睡觉。问题是,裂缝就在眼皮底下,樊颀不就视而不见吗?小柔说,不就一条裂缝嘛,多大个事,回头让我那口子派人给整整。

不知小柔没说给老公,或者说了,老公没在意。反正,冯然家屋顶那条裂缝还在,清清楚楚,一目了然,扎得冯然眼睛生疼。

好长一段时间,小柔和冯然进出咖啡馆,出入专卖店,喝咖啡,买衣服,小柔一套,冯然一套。每次买了衣服,喝了咖啡,冯然的心便七上八下;还是那个有钱的老公好啊。时间一长,冯然和樊颀的关系有些淡了,远了。虽然,樊颀还和以前一样,下死劲教高三的英语,ABC说得顺溜溜溜。

这天,小柔打电话给冯然,小柔说话带着哭腔。冯然就问,怎么了?小柔起初不说,问得急了,小柔哭了起来,说,我家也有裂缝了。冯然说,这怎么可能,你家住的可是高档别墅,你老公又是搞开发的,让人修呀。小柔说,裂缝太大,修不好了……

之后,再没了小柔的消息,手机变成了空号。小柔去了哪里?没人知道。冯然去过小柔家那栋气势恢宏的别墅,已是人去楼空,房前精致的 courtyard,野草丛生,枯叶遍地,那株火红的玫瑰,也没了往日的娇艳,几片枯黄的叶子吊在梢头,夕阳里上下飘荡。

晚上睡下后,冯然说,咱家墙上有条裂缝。樊颀就问在哪里?冯然指给他看,樊颀笑了,说,我发现了,已经和物业打过招呼了,他们说安排人来修。冯然说,能修好吗?樊颀说,放心,一定会的。

新书架

《你终将爱我》

白云

《你终将爱我》由张小媚主编,围绕爱的主题展开,桑格格、榛生、刘贞等10位文艺作家倾情共叙,书写心中最“爱”。或别离或拥抱,或单恋或深爱,或踟蹰回望或挥别向前,10个故事,万千种爱情意志,浅吟低唱间,尽诉爱的百转千回。

全书采用四色彩印,装帧精致,每个细节透露极致梦幻气息。翻开这本书,走进专属你的恋爱季节。

张小媚善于以小说描绘爱情的灼热与冷却,以散文倾诉恋人的微笑与泪水,至今已出版超过40本小说和散文集。她对人性的洞察,使她开创了一种既温柔又犀利的爱情文学。每一字句都打到心坎,让数以千万的读者得到疗愈,而我们能从她的作品中豁然明白,爱情的得失从来就不重要,当你舍弃一些,也许得到更多,只要曾深深爱过,你的人生将愈加完整。

绿茵杂俎

固执

许锋

显然,这不是一个褒义词。固执就像西北风一个劲往袖口里钻,纵是你不情愿,抵触,抗拒,它还是由着性子胡来。

固执或是一种品性,与生俱来,像石头那么硬,冻土那么坚实与冰冷。或是随机而生,此时固执,彼时并不固执。先头固执,后来不再固执。一种品性,如同黄河水,长江浪,南海涛,其实是难以改变或自我修复的,真的要改变便是一种彻底的颠覆。

年轻人中国固执者多。年轻气盛,拼激情,拼力气,拼时间。愣头青,死心眼儿。

老年人中国固执者多。阅人无数,有资历,有经验,走过的路多,跨过的桥多,吃过的亏多,受过的苦多,自我感觉颇好,固执得有板有眼。

中年人像一个皮球,挤一挤总有气,松一松总会弹,非不想固执,实不敢固执。他可以对孩子固执吗?可以对老人固执吗?可以对妻子固执吗?可以对老板固执吗?当然可以,也当然不可以。

生活的确能改变一个人,生活像一台打磨机,能打磨掉你浑身的毛刺。吃一堑,长一智,我70岁的父亲也对自己的固执这样自我解嘲。他年轻时是否固执我其实并不清楚,那时我不知固执为何物。及入老境,病体要他“节食”——该吃的吃,不该吃的不吃。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很固执,挑自己喜欢吃吃的吃,起初偷偷地吃,后来明目张胆地吃,于是,生命垂危再次入院。当他千辛万苦地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后,他满目俱是生的渴望和光芒,尽管很孱弱和令人无限怜惜。他知道自己此次为固执所付出的代价——严重受损的肌体,上万块钱,我们的焦灼以及煎熬。我相信,父亲自此不会再固执,哪怕一次。因为他的生命伤不起。

固执的表现方式有的看来非常可笑。穿衬衣,不扎领带时,第一粒纽扣是不系的,一则好看,二则舒服。但有的人一定要死死地系住,生怕脖子像圆圈儿似的散掉,你告诉他他也不听,他也不会从书本上学,学到了也仍然固执己见。吃饭时吧唧嘴,可能没意识到,可能知道但不知道没修养,你告诉他,他却不改,吧唧吧唧,老牛反刍似的。吃剩饭,首先饭是顿顿吃的,一日三餐,做三次,不是一次三餐,一次做几顿。我记得年轻时,我家不怎么吃剩饭,但如今,不管是父亲掌勺,还是母亲主厨,饭菜一律多,吃不完剩下,下一顿接着吃。饭桌上、冰箱里、案板上,均有剩饭不再高傲的十分猥琐的身影。我其实提醒过他们,但没有用处,他们很固执。我的岳父更执拗,每次饭来,扒拉出一部分放到一小碗中,待下顿吃,不管春夏秋冬,蝇飞蚊舞,乃常跑肚拉稀。

固执者也许不认为自己固执。如果无伤大雅,固执或许是中立的,比如你固执地喜欢玫瑰而不是海棠,固执地喜欢城市而不是农村,固执地喜欢音乐而不是杂耍。那倒是一种不错的品质。可惜,太多的固执是盲目的自信,是墨守成规,是因循守旧,是不思进取,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

人不是木头,也不要当面团,人该如水,水滴石穿般执着,又知一江春水向东流,会顺势而为。



雪花洞 王琳 (外三首)

盛夏幽洞赏雪花,客来惊为神仙家。天工开物真妙绝,无中生有开奇葩。

小龙池 秋山含黛叶初红,信步瑶池趁晚晴。源足气盛活水来,应谢天公降神龙。

浮戏山 众鸟浮戏群山头,幻作海市与蜃楼。万年古榭今犹在,沧桑销我今世愁。

古檀树 浮戏山中访古榭,神驰八极接洪荒。桃源方有万寿树,凡生何必太夸张。



水殿风来香满塘(国画) 王意友

连载



习仲勋传

《指示》要求:一、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,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地区、发动内战的阴谋。二、立即整理自卫军,组织游击小组,动员民兵参战。三、立即封锁边境要道,清查户口、山林,捕捉敌探奸细。四、立即清查仓库,注意仓库安全及供给需要。五、立即转变工作作风,抓紧战争动员。六、立即加强机关警备,防止敌人袭击。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下,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关分区人民迅速动员起来,响亮提出“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,需要多少就送多少”的支前口号,民兵踊跃参军参战,群众积极支援前线。仅赤水县就动员支前队员1400多人,出动担架400多副,筹措军粮万余斤,送军鞋10000多双。

8月7日,部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。张宗逊、习仲勋等随临时指挥部进驻距谷台山仅20里的凤凰山下免鹿村靠前指挥。海拔1300多米高的谷台山已展现在张宗逊、习仲勋和作战部队的视野之中。胡宗南督编五十九师占据谷台山后,大肆抓夫夫,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

和众多掩体、堑壕等工事,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,工事最多。国民党军还在耀县、淳化、彬县、中部、石堡、兴平、西安等地集结重兵,作为战役预备队,企图再次扩大进攻。

8月8日黄昏后,气候异常闷热,临时指挥部内张宗逊、习仲勋神情严肃,豆粒大的汗珠不时从额头沁出,这里出现了战前特有的宁静。

突然,狂风大作,暴雨骤降。张、习命令作战部队迅速向前沿运动,进入冲击出发阵地。午夜23时,临时指挥部发出总攻击开始命令,几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,各部队全线出击,向谷台山守敌展开猛烈进攻。谷台山守敌依托工事,负隅顽抗。战斗至9日4时,只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寨、熊家山两阵地,歼敌一部。其他部队发起攻击尚未奏效。为了迅速解决战斗,张宗逊、习仲勋即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。该旅接受任务后,即令第八团投入战斗,并集中全旅山炮三门,两个团的迫击炮八肆辆,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

10时,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,迅速冲进敌碉堡的外壕,其他连队及新四旅十六团一营紧跟进,与敌展开手榴弹战和拼刺刀,经反复冲杀,至下午两点全歼谷台山守敌。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同时攻克老庄子、宋家洼五个碉堡群。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并收复其他被占村庄,残敌逃向边区以外。10日,战斗结束,收复谷台山周围全部失地,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,毙伤敌100余人,俘敌营长以下36名,缴获轻重机枪19挺及大批弹药。

战斗结束后,张宗逊、习仲勋即命作战部队仍严守阵地,以防国民党军新的进攻。8月12日,美军调查组为了寻找口实,替国民党军开脱罪责,便以“中间人”身份到谷台山进行所谓“实地调查”,习仲勋命警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、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带调查组到阵地实地察看,阵地上残留的国民党军军印和美制英文字母的弹壳和弹药箱,以及我作战部队缴获的美式武器作出了最好的回答,使得美军调查组窘态毕露,无趣而归。

始了一段对昔日战斗情景的深情回顾。赵春喜说:“那是张宗逊当司令员、习仲勋当政委的时候。习仲勋叫我给警三团送信,当时是雨季,我怀里揣着习仲勋政委的信,为了绕敌人的地盘,蹚了数十道水,总算把信送到了三团。”刘懋功问:“信送给谁?”赵春喜说:“刘团长,刘懋功。”刘又问:“你看我是谁?”老人喘了许久,一时认不出来。当他得知眼前站的就是刘懋功时,便急切地问道:“刘团长,你还记得那年的事吗?你住在西沟,我在那里找到你!”“是习仲勋政委亲笔写给我的命令,叫我们团一定要顶住十里堡、通河和铁王一线的敌人,为打谷台山作准备。”刘懋功还回忆说:那时习仲勋同志就常告诫我们,这里的群众不仅哺育了我们,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了我们。我们的每一个胜利包含着他们的功劳。这也是我们指战员的共同心声。

8月14日,临时指挥部命令部队打扫战场,习仲勋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和军民联欢会后,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即奉命撤销。

翌日,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,习仲勋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当谷台山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,习仲勋受中共中央之命,回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。两个月后,他又履新任职。

春节后的首都北京,虽然天气寒冷,但已透出春天的气息。习仲勋怀着对首都的深情眷恋和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心,从河南洛阳再度回到北京。这次中央召习仲勋回京,是为了要他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。

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,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,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。当习仲勋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时,那些熟悉他的同志和战友们,都十分惊喜。对他们来说,历经磨难,九死一生,今日能得以相聚,实是在一大幸事。这次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,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。与此同时,第

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同时举行。习仲勋列席这次会议,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。会议还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。

会议期间,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习仲勋。他一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,惊讶地说:“仲勋同志,你备受磨难,身体竟还这么好!”习仲勋激动地握着叶剑英的手,由衷地感谢他在百忙中接见自己,简要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。

习仲勋和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,他对叶剑英渊博的军事知识、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,十分钦佩,也很仰慕叶剑英的为人。习仲勋后来回忆说:“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,工作日夜繁忙,还抽空接见了。他见我身体很好,非常高兴,紧紧握住我的手,鼓励我要向前看,以后多为党做工作。他那宽广的胸怀,恢宏的气度,对同志亲切、谦和、真挚和深情厚谊,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一个共产党员,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!”